



成为霍加的奴隶

一天晚上,受到一支烟火成功飞到不寻常高度的鼓舞,霍加说,有一天他会制造出可以飞到像月亮那么高的烟火;惟一的问题是找出必要的火药配伍比例,并且铸造出能容纳这个混合物的匣子。我说,月亮可是非常远。他却打断我说,他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但它不也是离地球最近的星球吗?

我们在庆典第二晚进行了表演,大家都说非常好。得知苏丹从金角湾远岸抵达观看时,我非常激动、紧张,害怕出差错,导致必须再等许多年才能回家。为了欢迎来宾并宣布表演开始,我们发射了直入天际的无色烟火;随后立即展开我与霍加称为“磨坊”的圆圈表演。伴随惊人的轰隆爆炸声浪,天空旋即变成红色、黄色和绿色。它甚至较我们预期的更美丽。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威尼斯,是那个第一次观看烟火的八岁男孩。

第二天上午,就和童话中一样,帕夏通过霍加送来了一袋黄金。他对表演非常满意。我们又表演了十个晚上。白天我们修复烧坏了的模型,策划新的表演,并让人带来狱中的俘虏装潢火箭。

名家新作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年轻的威尼斯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二人竟然外貌神似。他们联手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武器在围攻“白色城堡”时上阵,两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霍加选择了逃离,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婚礼庆典结束后,我没有再见到霍加。远离这个不断观察我的古怪男子的探究眼神,着实让我自在许多。我待在牢房里,看护病人打发时间。听到帕夏召见时,我感到一股近乎快乐的战栗,急速赶往。他先是敷衍地夸奖我,说大家都很满意这次的烟火秀,大家也都非常开心,说我很有才华,等等。突然间,他说,如果我放弃自己的信仰,他马上会让我自由。我大为震惊,变傻了,说自己想回国,甚至傻乎乎、结结巴巴地提到母亲和未婚妻的事。帕夏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只是重复刚刚说的语句。当我说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时,帕夏大发雷霆。我回到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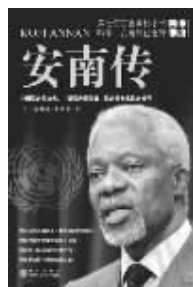
三天后,帕夏再次召见了。这次他心情很愉快。我还没作出决定,因为无法确定改变信仰是否会有助于我逃脱。帕夏问了问我的想法,并说会亲自安排我和当地的美丽女子结婚。趁着一时的勇气,我表示自己不会改变信仰。帕夏稍稍有些惊讶,说我是笨蛋,然后又送我回了狱中。

一天,他们把我带回了官邸。帕夏让我亲吻了他的衣服下摆后,对我进行了一番安慰。他说,因为我不为求生而放弃信仰,所以他开始喜欢我了,但没过多久却

开始叫嚷咆哮,说我的顽固毫无道理。他愈骂愈气,说原已决定要处罚我。接着,帕夏突然说,他已经把我当成礼物送给了霍加。我茫然地看着他。帕夏解释道,我现在是霍加的奴隶。他给了霍加一份文件,现在霍加有权决定要不要给我自由,从此刻起,他可以任意处置我。帕夏离开房间走了。

他们告诉我,霍加也在官邸,在楼下等着我。我们走着回到了他家。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我不会放弃信仰。他甚至已在家中为我准备好了一个房间。在我嚼面包时,霍加开心地看着我。他看着我的愉快表情,犹如农夫喂着自己刚从市集买下的好马,一边想着未来它会为自己做的所有事情。直到他忘记了我的存在,埋首自己宇宙学理论的细节,以及设计打算送给帕夏的时钟之前,我仍常常想起这样的神情。

后来他说,我以后要教导他一切;为此他请求帕夏把我送给他,而且只有这样,他才会还我自由。几个月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所谓的“一切”就是所有我在社会学和宗教学校里学到的一切,也就是在我的国家所教授的所有天文学、医学、工程学!



安南的法语水平

布特罗斯-加利任期结束一年之前,美国大使迈德琳·奥尔布赖特指派助手杰米,命他在一次宴会上到处巡视,看副秘书长科菲·安南法语讲得如何,能否避免未来竞选秘书长时被法国否决。在这场霍尔布鲁克主持的宴会上,安南及夫人娜内也是座上宾。杰米坐在温柔、羞涩的娜内旁边,跟他们夫妇拉家常。比如,杰米想知道他们在日内瓦共同生活时是否看法语报纸。最后杰米非常满意,安南的法语水平足够好。

科菲·安南的法语水平竟成了最后投票时的一个问题,这让安南忍俊不禁。“我现在讲的英语有法语口音。”他对朋友威廉·肖克斯说。安南的助手、印度小说家夏希·塔鲁尔听说一位新闻记者诋毁安南不精通“莫里哀语(Molière)”,于是塔鲁尔反击道,“他也许不精通莫里哀语,但精通塔列兰语(Talleyrand)。”

关于安南法语水平的争论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痛苦、最肮脏的事件(美国否决布特罗斯-加利连任秘书长)中的轻松一刻。如果奥尔布赖特不把布特罗斯-加利赶下台,安南永远不会

人物传记

科菲·安南缔造了联合国的辉煌时代。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联合国生涯中,他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波黑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等。此书的作者是《洛杉矶时报》资深撰稿人,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洗练的文笔,让人们不仅了解当代国际风云的内幕,也了解了联合国的运作。

【美】斯坦利·梅斯勒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升任秘书长。不得不说科菲·安南只是一位意外的秘书长。

在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官僚人士开始猜测安南升任的可能性之前,塔鲁尔就曾向他的上司提出过这个问题。1994年,一场火灾烧毁了安南在索伦森森的公寓,他只好住在联合国大厦对面的比克曼塔(Beekman Tower)宾馆长达几个星期。一天,塔鲁尔下班后陪安南闲逛。他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塔鲁尔对他说,美国显然想除掉布特罗斯-加利,他们很可能需要一位非洲人替代他,安南显然是合适人选。安南笑着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

安南很难把这一猜测当回事儿。在他当选几年后,我问安南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可能成为秘书长。“你不可能不相信,”他答道,“是最后一分钟。首先,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1995年末,有文章说布特罗斯连任可能有问题。有几个名字被提及,也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不能把这当回事儿,因为还没有人从秘书处提拔上来当了秘书长。”

布特罗斯-加利与奥尔布赖特之间的冲突是个人性的。虽然两人都在回忆录中坦承,相互看到了对方的魅力和其他良好品质,但

无疑他们都非常不喜欢对方。布特罗斯-加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显然有良好的友谊,”他接着说,“但迫切问题出现时,友谊就变成了愤怒。”

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布特罗斯-加利过于关注地位,好像认为行政工作都归他管。时间一久,他对美国批评越来越多,这也许在其他地方为他得了分,但这让我更难以征得国会山对联合国的支持。”

虽然布特罗斯-加利上台时承诺只干一任,但到1995年,他显然想再干5年。“只有傻瓜才不改变主意。”他说。奥尔布赖特也是志在必得,决意将他拉下马。这位捷克出生的美国大使甚至想让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著名剧作家和评论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担任此职。但是哈维尔英语和法语不够好,无法与世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声称自己不能胜任。如果美国提名哈维尔,会激怒非洲国家政府。布特罗斯-加利的当选,是为了满足非洲的要求,因为该轮到非洲人担任秘书长职务了。如果美国决定替换一位非洲人,让另一位非洲人接任也许会平息这种情绪。安南显然是最佳人选。



求学误区

打工给我们在加拿大立足提供了物质保障,却不能满足我们精神的追求。在到加拿大之前,我们是先着手办出国留学的。老公在考完托福准备GRE时,听到有关移民加拿大的消息,在经过一番调研后,我们决心做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求只做过澳大利亚、新西兰技术移民的小移民公司为我们做一次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的尝试。老公老板心中无底,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和鼓励下,也只好答应替我们试一试。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顺利。从申请到拿到移民纸只用了半年时间。故我们到加拿大是以技术移民的身份而非留学生身份,可留学梦一直深藏心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的人生理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直都是我所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可到了加拿大几个月,每日都在为基本生计奔波劳作,感觉离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所向往的人生境界渐行渐远。我开始自问:“难道我们离乡背井,远离亲人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吗?”答案当然不是。怎样才能改变这样的处境呢?

上学,只有回到校园我

纪实文学

这是作者海外十年生活的浓缩。十年前,作者和丈夫移民到加拿大,这些年来,打工、求学、生活,作者将在国外奋斗的种种酸甜苦辣娓娓道来。因为亲身经历,所以字字透着真实,因而感动我们。

徐莉 著

们才可能有时间、有心情去寻找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去找回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时,老公在报上看到x学院招MBA学生的招生广告,这个广告仿佛是黎明前的一道曙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老公和我抽空赶到该学院。学院设在小型Plaza里,看样子是租了一个区域,再将其装修成几间教室和会议室,教学设施非常简单。一自称为学院秘书的女士接待了我们,向我们热情洋溢地介绍学院情况。她告诉我们:学院成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主校园在温哥华,多伦多的这个分院是去年才开办的,故规模较小,但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请的都是名校老师。目前学生来源主要是一些有工作的,所以学校的课程大多设在晚上。白天可以做自己的事。现在在报名,一月份便可上学。一年之后,就可拿到美国大学的MBA学位。老公被她说得心动,唯恐失去上学机会,视而不见我的眼色,掏出支票就付款。

待我们付完钱离开学院站在寒冷的风中公共汽车时,老公突然笑笑说:“我怎么觉得自己有点像方鸿渐,这所学校不会是第二个克莱顿大学吧?”看着他略

显不安的样子,我忍不住调侃道:“克莱顿大学倒不会是,毕竟它还有几间教室,再说假如它是翻版克莱顿大学,一定会让你再多交点钱,送你一个博士学位。你也好靠它回国混个教职什么的。可惜只提供硕士学位,方鸿渐的待遇你是轮不上。”老公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摇摇头有点后悔地说:“刚才好像是急了点,不该马上付钱,那现在怎么办?”我说:“总不见得现在就折回去,把支票要回来吧,人家以为我们有病。”他想想也有道理,只好先乘车回家再商讨。

一日,我和老公在超市碰到不久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田博士。田博士一直居住在多伦多,并在约克大学拿到人类学博士。虽与他只一面之交,但见到他还是“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和信任感,连忙把困扰我们心里的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批评我们病急乱投医,说想早点上学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上学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他最后说:“走,我带你们去见一个朋友,他是牧师,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帮我走出许多人生误区,现在我有什么问题仍找他商量。”于是我们便坐上他的车赶到不远处的牧师家。



分餐制是上策

不文明饮食习惯的另一种表现,是以会餐形式集体进餐。多年来,分餐制几经提倡,但直到现在,仍不能普遍推广。

妨碍实行分餐制的原因很多,除了认为中国人热情好客、亲密无间、讲究团圆外,坚持会餐制的人还有一个自以为最有理由的理由,就是为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饮食传统。

其实,这个理由也是对会餐制的误解。据查证,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实行分餐制了。我们平时看的我国古代历史剧或电影,那时人们举行宴会、平时吃饭都是实行分餐制的。

从卫生角度看,会餐制可给人的健康带来不少麻烦。首先,许多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边说边笑,近距离飞沫乱舞,甚至嘴里小的食物残渣都可以自由“交流”;“交流”到别人的脸上;“交流”到食物上。其次,一桌人多双筷子同夹一盘菜,有些人有更坏的习惯,就是拿着自己的筷子在一盘菜里翻来覆去挑选,夹上又丢下,再夹另一块,这种动作实在叫人看着不舒服。有时,为表示对客人热情,用自己筷子帮别人夹菜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一餐饭吃下来,不仅“感情大沟

健康指南

我们的膳食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分析表明,肥胖等引致慢性病的重要因素的发生率在大幅增加。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的健康素质、健康寿命,加重疾病负担。看来,合理的膳食结构对健康很重要。可是,我们到底该吃什么,怎么吃呢,看看百家健康讲坛专家怎么说……

刘克玲 戎东贵 编 江苏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通”,唾液也进行了“大交流”。难怪有外国人说中国人吃饭就像在“接吻”,一般接吻一对一,会餐制的“接吻”是一队十,所以传染疾病的可能性就很高。

我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多年,遇到过不少由红白喜事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尤其在边远贫困地区、山区。由于病者或病菌携带者参加团体会餐,一个病人引起数名健康人生病的例子有不少,其中以甲肝、痢疾、伤寒、霍乱、结核为多见。

近些年来,医学研究证实,不少溃疡病、慢性胃炎、胃癌都与一种细菌感染有关,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在慢性胃炎中的检出率可达80%-90%,而在消化性溃疡病患者中更高,可达95%以上。中国人的感染率高达60%-70%,年龄越大,感染率越高,这也可能与我国大部分人群中的会餐制有关。

幽门螺杆菌主要寄生在胃黏膜,在口腔、牙垢甚至唾液中也可检出。所以,当人们共用餐具进餐时,就可能相互传染。欧美人由于习惯分餐制,所以该菌的感染率明显低于中国人,有研究报告称,美国人的感染率只有20%。

有鉴于此,提倡实行分餐制为上策,用公筷、公勺为

中策,会餐制的就餐习惯应改掉。

酒精依赖终成病

不少人喝酒后,身体会产生一定的欣快感觉,因而由不会喝,慢慢地喜欢喝了,量也越喝越大,再加上喝酒时,人多气氛热烈,久而久之便上瘾了。酒精依赖及其相关问题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肿瘤,居于第三位的公共卫生问题。此外,因酗酒导致的斗殴、创伤、交通事故、旷工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巨大。

口腔及咽喉是最先与酒接触的部位,长期饮酒者口腔及咽喉肿瘤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食管和胃更是酒的受害者。不少资料显示,酒依赖者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癌、胃炎、胃溃疡及胃癌的发病率也高。酒精对肝脏的影响最严重。长期酗酒者可引起脂肪肝、酒精中毒性肝炎、营养不良性肝炎及肝硬化等。

酒精造成的营养不良,往往易于被忽视,实际上不少酒精依赖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一些人因经济条件不好或生活习惯的原因,饮酒时进食的主食、副食少,当地称之为“喝”酒。酗酒者的有限热量,主要靠酒精氧化产生,这时酗酒对健康的影响就更大了。